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963

目 录

望谟革命活动记事	黄焕民（壮族）	（1）
抗日战争亲历记	宋思一	（20）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第十军和军长王天培之死	王天锡（侗族）	遗稿（33）
陆军大学在遵义	罗平野	（50）
回忆抗战初期战防炮五十五团及其他	肖开训	（67）
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	吴道安	遗稿（74）
解放前贵州教育见闻	熊绍儒	（109）
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时期有关财政方面几点情况	刘汝陶	遗稿（138）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生活回忆	刘莘园	遗稿（146）
对任可澄的点滴回忆	邓汝祥	遗稿（162）
桑郎土司制度调查	莫 健（布依族）	（165）
石板寨水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记实	潘老发（水族）	（177）
一九三九年剑河县南明区侗族人民的抗暴斗争	陈贡章（侗族）	遗稿（182）
罗甸疟疾今昔	黄蕊光（布依族）	（189）

抗战时期贵阳市的回民商业 保健行（回族）(194)
二十年代黎平侗族地区大灾荒目击记 廖耀南(198)
贵阳中华基督教会始末 陈衡(203)

“二·四”轰炸——日本侵略者欠贵阳人民的血债
..... 肖子有遗稿(213)

回忆国民党军独立三十四旅在鄂北、湘西与红军为
敌受创经过 歇百川（苗族）遗稿(217)

望谟革命活动记事

黄 唤 民（壮族）

一、深入黔桂边

一九三〇年秋，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率部分红军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并深入广西的天峨、乐业、凤山和贵州的罗甸、贞丰（当时望谟属贞丰县）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以后，韦拔群同志在这一带坚持斗争。一九三二年初，韦拔群同志派黄举平、黄鸿腾、黄仕文、黄衡球、黄伯尧、韦仕英等同志到贵州罗甸、贞丰一带开展工作，要求他们根据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发动群众，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开展武装斗争，壮大我党的力量。不久，以上同志化装成小贩，从广西右江来到贵州罗甸、贞丰一带。

罗甸、贞丰地处黔桂交界处，是苗族、布依族聚居区。由于这里山高谷深，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因而，当时的黔桂军阀统治者对这里鞭长莫及，无法控制。这里一些地方实力派占山为王，各自为政，其中，罗甸的陈秀卿、贞丰的王海平、镇宁的王仲芳、定番（惠水）的王树芝势力较大，号称“四大天王”，控制着贞丰、安龙、册亨、兴仁等县。他们各有几百人枪的私人武装，彼此间常为各自的利益争斗，但他们又都受广西、贵州军阀

的欺压，与这些军阀有矛盾。这里国民党政权力量薄弱，加上各族人民曾受过百色起义的影响，有一定的觉悟，更有利于我们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三二年初，黄伯尧、黄衡球来到罗甸，这里是地方实力派陈秀卿的势力范围。这时正值某军阀一个团的兵力开进罗甸的边阳，侵犯了陈秀卿的利益，双方发生了冲突。陈秀卿的一个营被包围，陈忧急万分，四处求援。黄伯尧、黄衡球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化装成游客，找到了陈秀卿，同陈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他们了解到陈虽然是地方一霸，但因为受军阀的欺压，同军阀有尖锐的矛盾，加上他现在正处于危难之中，亟需有人助他一臂之力。黄伯尧、黄衡球决定利用目前这个矛盾，争取这股地方势力，在贵州建立立脚点。当即向陈表示，愿为他出谋划策，帮助他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果然取得了陈的信任。

恰巧此时，东兰的一个地方实力派韦万灵被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围剿后，带着一百多人枪，逃到红河边，派人与陈秀卿联系，要求收容避难。陈秀卿忙问计于黄伯尧，黄建议利用韦的残众，充实力量，来为自己那营人马解围。陈依言收容了韦万灵，并利用韦的这部分兵力，出其不意地偷袭了包围边阳的军阀部队后路，陈秀卿的那营人马果然获救。黄伯尧、黄衡球争取陈秀卿的工作初步取得了成果。

随后，黄举平（化名黄浩凡）也来到罗甸，与黄伯尧、黄衡球等在贵州建立了边区秘密党支部，黄举平为书记，黄伯尧、黄衡球为委员，领导罗甸、贞丰一带的斗争。其后黄举平以贩卖灯草、烟斗、针线等为掩护，白天串乡叫卖，了解民情；晚上深入群众家宣传我党反对国民党统治、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民族平等等政治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抗丁抗税。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群

众的觉悟很快提高，许多人不再向军阀豪强交纳捐税。反动统治者税收锐减，急忙暗中侦查煽动者。有一次，几个乡丁下乡催款，途中遇到黄举平，认为他不象小贩，当即逮捕了他。黄伯尧等同志闻讯后，立即发动群众到罗甸县府，要求释放黄举平，力保黄浩凡（举平）确是小贩。反动派既无确证，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黄举平。这说明，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一九三二年夏，国民党军队分兵几路，攻打右江苏区。一九三二年十月，韦拔群同志不幸在东兰牺牲。一九三三年初，苏区被敌人占领。事前，韦拔群同志曾派出十一团团长韦国英及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牙永平率领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保卫天峨、巴暮苏区。此时，韦国英同志带领这支队伍转移到贵州贞丰卡法（今望谟县打郎公社卡法大队），并与边区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黔桂边革命活动中心由罗甸转移到卡法。韦国英同志的这支队伍仍保留部队建制，进行地下活动，必要时与军阀作战。

当时，在贞丰纳夜的营脚寨（今望谟纳夜公社）的地方实力派韦明，手下有枪八十多支，控制着当时贞丰的桑郎、麻山、武邑、大观（今均属望谟县）等几个乡，与国民党桑郎乡乡长罗松柏相对抗。当时，我们缺少武器，韦国英等同志决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韦明，把他的武装改造成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韦国英先带领部队协助韦明，把罗松柏赶出了桑郎，然后再做韦明的工作。韦明感激韦国英帮助他赶走罗松柏，就答应和韦国英合作，就这样，我们的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罗松柏被赶出桑郎，对纳夜、乐元、蔗香、板陈等地影响很大。群众纷纷主动与我们接近，许多青年积极报名参加我们的队

伍。一些较开明的国民党乡、保长，也转向我们，我们就利用他们建立了两面政权，要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我党领导下的进步活动。

但罗松柏并不甘心于失败。不久便纠合贵州国民党当局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韦明部所在的营脚寨。经过几天的激战，终因敌众我寡，屡战不利，最后韦明同志率部转移到麻山，不幸被叛徒出卖，光荣牺牲。这支武装虽然失败了，但因为我们有可靠的群众基础，我地下党组织并没有暴露，在艰危的环境中，革命工作依然在推进。

二、争取王海平的经过

我们在做争取同盟者的工作时，有意识地做了王海平的工作，取得了成绩。

当时，被称为“四大天王”之一的贞丰县板陈寨（今望谟县蔗香公社）的王海平，控制着贞丰、册亨、安龙、兴仁等几个县的广大地区。王海平出身贫苦，初时为生活所迫，曾结伙抢劫过路的鸦片烟帮，因以致富。随后购集枪支，并取得合法身分，负责征收南北盘江、红河至小马场一带的鸦片烟税。这一带是贩运云贵烟土的必经之路，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烟帮络绎于途。这些烟帮小者几个马驮，大者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马驮。一般一驮烟土约重一百二十多斤，每驮要收五十至一百银元的税，所收税款均归王海平支配。在他辖区内，土匪慑于他的威势，不敢任意抢劫，过路烟帮纳税后即可通行无阻，否则定遭土匪洗劫，因此各地大烟帮都有赖于他。广西百色、柳州和广州、上海、香港的一些资本家，亦有邀他合伙经营的。当时，他控制的这个地区，特

别是他的根据地板陈，成了商业中心，烟帮常带一些布匹、百货等到这里贩卖，市场相当繁荣，时人称板陈为“小香港”、“小租界”。

王海平财力雄厚，武力充足，自封为“司令”，家中豢养着一个手枪排。排长廖庆春，是他的亲信。还有数百支步枪散发在外，多由王海平的佃户使用，有事为兵，无事为农。王海平对佃户的态度是，按收成四六分租，你报多少收入，他收多少租；如受灾严重，他也不逼租。困难佃户向他借十元八元，过后不还，他也不在乎。王海平性格豪爽，广结人缘，家中座客常满，一些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人，往往隐藏在他家，得到庇护。

由于王海平富有，为贵州军阀所垂涎，因而经常借故勒索王海平。王海平积怨日久，便转而投靠广西军阀。一九三二年，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请王海平率部到凌云、凤山一带攻打我红七军。王海平命他的副官王子衡和一个参谋（姓阮，名字已忘）带一个团的兵力与红军作战，不到一个月，即被我红军消灭了二百余人。王子衡战败后带着残部逃往凤山县岜里。当时我边区党组织经过研究，并经韦拔群同志同意，采用黄伯尧同志提出的离间计：以李宗仁、白崇禧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其所属营长罗文鉴（兼国民党凤山县县长），略谓：王子衡剿共不力，不是剿共，是送枪济共，命罗文鉴杀掉王子衡，收缴王海平的武器。这封信装在一根竹棍里，派一个同志化装到岜里王子衡的驻地，故意让王的哨兵发现，便弃棍逃跑。哨兵追上去，发现地上竹棍，藏有纸条，就急忙把它交给王子衡。王看信后，勃然大怒道：“他妈的，我来帮你李、白剿共，损失这么多人枪，反说我送枪济共，要收拾我。好吧，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次日，他杀猪宰羊，摆下宴席，请罗文鉴到岜里赴宴，共商“剿共”事宜。罗文鉴不知情由，便带着几十人枪欣然前来赴宴。开宴后，酒至半酣，王子衡叫端

上汤来，厨师按照事先布置，故意把菜汤晃些在罗的身上，王子衡佯怒拔枪对厨师大吼：“一枪打死你！”话音未落，罗文鉴已中弹倒下。罗的随从人员在愕然间均被击毙或缴械，那个阮参谋也被乱弹打死了。一场宴会顿成杀场。事先早就埋伏在附近的韦国英部听到枪声，立即冲杀而出，王子衡以为是罗文鉴的增援部队，即率残部仓皇撤出邕里。我们消灭了罗文鉴，赶走了王子衡，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余支。王子衡残部逃回贵州，沿途又被我赤卫军截击，伤亡甚众，到板陈时只剩下四百余人。王海平见后咬牙切齿，骂道：“我出兵帮李、白打红军，反说我剿共不力，我既受李宗仁的气，又得罪了红军，贵州军阀又不相容，今后怎么办？”他感到孤立无援，进退维谷，十分苦闷。

一九三四年春，正当王海平走投无路时，我右江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成立，党组织派黄志新、牙秀材和我到卡法开展工作。我们一到卡法，牙水平即向我们反映了当时王海平的处境。我们认为这正是争取王海平的机会，就化装成小贩，到板陈与王海平接触。我们向他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指出：蒋介石、军阀都是我们的敌人，依靠他们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王海平被我们的宣传所打动，一直谈到深夜。

不久，我红三军转战进入黔东地区。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并建立了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深为群众拥戴。红军的事迹，在群众中广泛传扬。王海平曾经接待过红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何家荣，对红军逐渐有所了解。加上我们对王海平的直接宣传，王海平的思想开始转变。他主动找黄志新、我和其他同志交谈，表示拥护红军，愿意跟共产党走。我们对王海平的态度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此时，王海平接到贵州军阀的命令，要他带部队去定番堵截

红军。王海平不但对这个命令置之不理，反而派了一个副官带几个人给红军带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卡法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但缺少经费，王海平知道后，就把渡邑渡口的税收拨给我们作经费，同时还出钱支援右江革命委员会。

王海平争取过来以后，对周围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工作也进展得更为顺利。

三、建立黔桂边委

我们在黔桂边区站住脚后，右江根据地不断派人来指导工作。一九三五年，韦国英、牙秀材、韦运祥、赵世同、黄志新、韦荆利（敬礼）、黄家福、胡斌等同志集会于板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属广西地下党组织领导。赵世同为书记，黄世新为副书记，韦国英、韦运祥、韦荆利、胡斌为委员，领导黔桂边革命活动。

由于黔桂边是军阀割据地区，常受敌人的骚扰，边委研究决定，由王海平公开出面组织武装，并要他以司令的名义，任命韦国英同志为营长、韦运祥为护商大队长，其他同志均在各地以公开合法的职业为掩护进行工作。王海平为了边委能顺利工作，在板陈建立了一所小学，请韦荆利当校长，黄家福等同志为教员，这所学校就成了我们边委活动的据点。

这段时间，边委开了一系列的会，讨论举行武装暴动问题。胡斌同志主张我党以王海平的名义，发动一次武装起义，先取贞丰、册亨、安龙，进一步下兴义。如起义成功，立即着手建立黔西南根据地。黄伯尧、黄志新不同意，理由是：我们虽然有了武装队伍，但就当时形势来说，敌人还很强大，我们的弹药又少，

每支枪大约只有三五十发子弹，枪又大多是土造的。起义一旦打响，广西、贵州的军阀以及国民党正规军就会合力派兵镇压；打一两仗还可以，但战事一持久，弹药无从补给，黔桂边就可能失守，我们便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在这一带坚持斗争了。我们要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冒进。如急于起义，我们和王海平都要暴露。边委对这个问题分歧较大，反复讨论了几次，最后，多数同志同意黄伯尧、黄志新的意见，没有举行武装暴动。

四、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义勇军

西安事变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黔桂边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动黔桂边各阶层人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义勇军等抗日组织。边委曾派人到乐元，配合当地上层人物黄吉昌、黄吉达等人，组织抗日义勇军，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加，很快组成一支几千人的抗日队伍。卡法的武邑乡有六个保，保长都是我们安排的两面政权，每保组织了两个分队，每个分队有枪十至三十支不等。当时，我在牙永年连队担任指导员，我们连也投入到组织抗日武装的运动中，在抗日热潮的推动下，黔桂边的一些上层人物，如然达的王建坤、王建目，伏开的张昌国、陆文斌，打易的何亮卿、何亮诚，乐旺的韦有珠、韦有瑞，岜赖的谭正邦、谭正明，麻山的罗老四、杨海诚，镇宁县的王仲芳，紫云的小罗山等，都派人来与我们联系，要求帮助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当时考虑到麻山是苗族聚居区，我们就派稍懂苗语的黄德光同志①到

①一九三八年黄德光同志被罗老四的儿子罗老科暗杀。

那里建立抗日组织，其他地方则根据他们各自的实际情况建立抗日组织。在边委的领导下，黔桂边的抗日救国会和义勇军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起来。

可是，正当这时，麻山的罗老四经不起顽固分子罗松柏的威胁利诱，投靠了国民党。一天，他在罗松柏的唆使下，带了四十多个爪牙到卡法，妄图杀害在那里进行革命活动的牙永平和牙秀材二同志。牙永平等事先已经侦查他的阴谋，当罗老四等人来到卡法时，便摆下酒席为他“接风”。席间，牙永平出其不意，一枪结果了罗老四，并解除了他随从的武装，粉碎了罗松柏的阴谋。但罗松柏贼心不死，又纠合了国民党的一个团，开进黔桂边区的打易、乐旺一带，疯狂地残杀群众，向我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边委指示：各武装力量暂时隐蔽，以待时机。黔桂边的革命又暂时转入低潮。

在这段时间里，边委研究决定，由王海平出面，在板陈建立自己的第一座兵工厂。这个新建的兵工厂每天可生产步枪五至十支，还可生产弹药。这个兵工厂造的枪被称为“板陈枪”。其后，牙永平等人也在卡法建立起另一座兵工厂，制造枪弹分发给各抗日义勇军，扩大抗日武装。

五、隐蔽后的斗争

边委领导的地下组织及武装力量转移后，黔桂边的地下斗争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一九三九年，国民党贵州省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贞丰、紫云、罗甸交界的地方成立望谟县，派张范生为县长。张上任后，立即派了一个保警大队驻扎于望谟县城和桑郎一带，妄图消灭我革命力量。同时他还了解

到王海平的情况，阴谋在五月五日王海平的生日那天，以祝寿为名乘机杀害王海平。边委获悉这一情报，立即决定送王海平同志到延安学习，同时边委转移到广西，留下牙永平、农勤耕和我带领队伍，在卡法继续坚持斗争。部署就绪后，五月五日下午，张范生果然亲自率领一队化了装的县保警队，耍龙舞狮，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来到王海平家。他们在门口等了许久，不见王海平出来迎接，知道事已败露，张范生急命保警队冲进王家，不见一个人影。张范生便命保警队搜索周围村寨，捉拿王海平，结果一无所获。

王海平到广西后，本拟从柳州坐火车转赴延安，不料刚上火车，即被敌人发现逮捕，解送贵阳。我党组织百般营救无效，王海平同志终于被国民党杀害于花溪。

边委转移后，张范生加强了对卡法的围攻，并派军队由纳夜、乐康两路夹攻卡法。牙永平、农勤耕和我都认为不能和敌人硬拼，决定让牙永平率部转移广西，我和农勤耕留在贵州继续工作。

部队转移后，农勤耕去乐旺一带活动；我则先后到麻山、打郎一带活动。这两个地方比较偏僻，群众基础较好，我能够公开露面活动。不久，留在望谟的我地下党员，在纳夜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工作。参加这个会的有农勤耕、黄福元、黄景星、王泽周、罗振华、王可钦和我。会上讨论了在望谟建立两面政权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望谟县目前正在选派乡、保政权负责人，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推选出同情我们的人来担任，搞两面政权，以利今后开展工作。会议还决定以武邑乡为试点，发动群众，自己选举乡、保长。会后，我和罗振华、黄可钦回广西天峨，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其余同志在望谟领导群众工作。

六、攻占望谟城

我边委领导的革命活动在这一时期虽然进入隐蔽阶段，但在群众中仍有极大影响，麻山的熊亮臣同志就是在我们的影响下投入革命的。

熊亮臣同志是望谟县小麻山人，苗族，出身很苦。一九三五年，红军进入贵州，那时他在外地当雇工，曾接触过红军，红军待他如亲人，给他讲革命的道理，使他深受感动。红军离开后，他再也不能忍受地主恶霸的欺压，于一九三六年逃回麻山。麻山是个苗族聚居区，以往我边委常派人到那里去传播革命思想，并组织武装，革命基础较好。熊亮臣回到麻山，很快就把那里的穷苦人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自卫武装。熊亮臣经常到卡法和牙永平同志联系，交换思想，牙永平鼓励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一九三九年三月，熊亮臣在乐旺乡场坝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民团，由他担任团长，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各地群众几千人，声势浩大。民团成立后，熊亮臣带领民团四处活动，反对国民党统治，抗丁抗税，对国民党望谟县政府威胁很大。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麻山鸦片烟获得丰收，当时烟价昂贵，四五两鸦片即可换得一支步枪或一百发子弹。熊亮臣发动群众，用鸦片换取枪支弹药，加强民团的武装力量。有一次国民党望谟县政府派人到麻山催款，被熊亮臣伏击，缴获步枪多支。从此以后，望谟县政府再也不敢任意到麻山抓兵派款，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一九四三年底，国民党望谟县政府强征民工千余人修建公路。当时天寒地冻，民工缺粮少衣，饥寒交迫，死者甚众。一时怨声载道，民愤沸腾。熊亮臣见时机已到，即带领民团，并联合

紫云的王小书、李明亮等地方武装袭击望谟县城。当时被强征筑路的民工七八百人也扛着锄头、棍棒响应了熊亮臣的号召，纷纷参加暴动，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攻占了望谟县城，张范生等县府官员狼狈逃窜。熊亮臣占领县城三天后，由于敌人反扑，便带领队伍转移至麻山，开展游击战。

熊亮臣攻占望谟的消息传到广西天峨的更新，右江革命委员会估计是贵州地下党组织发动的，就派陆海洋、黄平松、韦绍熙等同志到望谟了解情况。他们到麻山会见了熊亮臣，了解情况后，即回广西汇报。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右江革命委员会又派我和陆海洋第二次到麻山，与熊亮臣进一步商讨如何以熊的武装配合天峨、乐业、凤山等地我党领导的武装，组织暴动，建立黔桂边根据地的问题。商定后，我便回广西汇报情况；陆海洋留在贵州，有一次他到优开筹办经费，途中不幸被敌杀害。

我几经辗转，回到广西。后来因考虑到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这次武装暴动才没有举行。

一九四五年，敌人以几个保安团的兵力围攻麻山，熊亮臣转移到广西天峨的更新，并于一九四七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建立中共黔桂边中心支部

熊亮臣同志下广西后，望谟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王国安、张昌国被敌杀害；陆文斌被捕；王建目、王泽周等被通缉。革命形势又转入低潮。根据形势的需要，我回到望谟，在武邑乡黄景星的掩护下继续活动（黄景星当时的公开身分是县参议员）。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和农勤耕、黄景星、黄福元等同志研究，认为武邑乡革命力量未受多大损失，城关镇有罗耀光、韦申之、谭正明、

谭正邦等同志在继续活动，大观、乐旺两乡的群众基础都较好。我们要根据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做兵运、农运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队伍。这年五月二日，王建坤被任命为武邑乡乡长，他对我们说，乡公所现有人员只有他、秘书和乡队副韦定贤三人，要我们再推荐一个人给他。由于我和这三人的关系较熟，知道这三人的思想较进步，黄景星、杨通国就要我到乡公所去。

我到乡公所后，向韦定贤建议，要他把保警队中思想反动的巫标等人清洗出去。韦接受了我的建议，换上了同情革命的曾荣、石桂标等人当乡警。接着，我们又一起调整了保长的人选，换上来的六个保长有五个是有进步思想的，只有第六保保长属中立的。这样，武邑乡又基本上控制在我们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到望谟县府所办的保干班“学习”，遇到了县府军事科长黄牧民。黄牧民是我地下党员，也是广西人，曾和我一起工作过。一九四〇年黔桂边委撤往广西时，他留了下来，在岜赖一带秘密活动。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又能联系群众，群众都十分乐意接近他。一九四二年，群众请他在本寨当小学教员。一九四三年，他利用社会关系，经望谟县的一个区长杨子厚的介绍，当了望谟县民教馆馆长。一九四四年调县府任军事科科员，不久被提升为科长。我和黄牧民由于多年不见，开始时彼此摸不清对方的底细，谈话很谨慎，以后经过多次交谈，逐渐了解了对方的情况。黄牧民对我说，他很久没有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了，他想找赵世同同志汇报一下他这些年的情况。那时候，由于形势变化较大，我们经常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听了黄牧民的话，我对他说，我也很久没有找到赵世同同志了，只

要坚持斗争，做出点成绩来，组织会来找我们的，安慰他不要焦虑。

一九四六年，纳夜成立小学，我利用社会关系当了校长。四月，我接到赵世同同志的通知，要我到广西乐业县雅长乡羊场屯班统章家去汇报边区工作情况。我到羊场后，将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赵世同同志代表右江党组织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并鼓励我们继续斗争。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和赵世同同志研究决定成立中共黔桂边区中心支部，赵指定我为书记，班统章为组织委员，岑永发为宣传委员，廖熙月为支部成员（缺席），共同领导黔桂边几个县的工作。

八、第二次攻占望谟

一九四六年七月，我以纳夜小学校长的身分到县城参加暑假“学习”，又见到了黄牧民同志。黄牧民对我说，他之所以能当上科长，主要是利用了望谟的一些社会关系。他是布依族，国民党望谟县的省参议员陆文宪也是布依族。时值国民党选举国大代表，陆想让他拉选票，所以提拔了他。黄牧民说，在望谟的上层中有三股势力：一是以陆文宪为代表，望谟的布依族中上层都被他所拉拢，人多势众；二是以国民党中央派的王晓吾为代表，望谟的一些不得志的少数民族中层人士依附于他；三是以地方实力派何光举（汉族，国民党区长）为代表，主要控制打易一带。这三股人相互间矛盾很大，同时又都与国民党望谟县长王克章有矛盾。我和黄牧民分析了这个情况，认为何光举虽是一个地方实力派，武器较多，但他的人少，势力不大；王晓吾的人就更少了，加上他是中央派的人，不容易摸清他的底细；陆文宪虽然武器少，但